

来自英国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作为一位姐妹、一位妻子和一位情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Wives And Lovers

妻子与情人

(英)简·伊丽莎白·瓦莉 著 石青 译

这是一部优美、浪漫而迷人的小说。

——潘妮·维珍兹（英国著名女作家）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来自英国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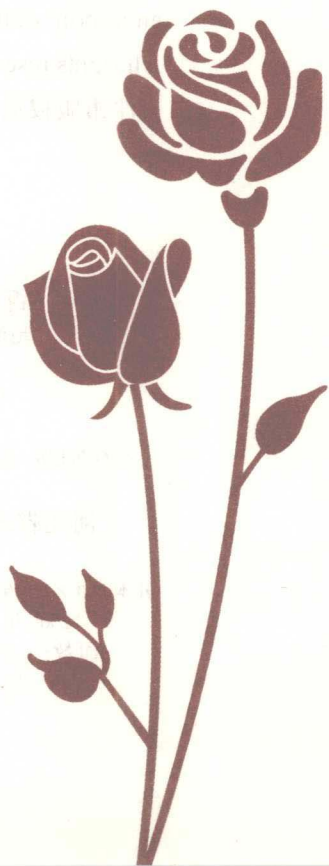
作为一位姐妹、一位妻子和一位情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Wives And Lovers

妻子与情人

(英)简·伊丽莎白·瓦莉 著
Jane Elizabeth Varley

石青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妻子与情人 / (英) 瓦莉 (Varley, J, E.) 著; 石青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书名原文: Wives and Lovers

ISBN 7-5306-4324-X

I. 妻… II. ①瓦…②石…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9682 号

WIVES AND LOVERS

Copyright © Jane Elizabeth Varley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3 by Orion,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2-2005-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6.80 元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5
第三章·····	69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33
第六章·····	164
第七章·····	194
第八章·····	226
第九章·····	258
第十章·····	284
第十一章·····	323
第十二章·····	355





第一章

维多利亚·斯特拉福德认为，她丈夫 40 岁的生日聚会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进行得很顺利。客厅里充满了热烈的、嗡嗡的谈话声，抽烟的人领会了她不明显的暗示，知趣地溜达到花园里去。到目前为止，她一直设法避免与任何一位客人作太长时间的交谈。可是，她丈夫到这会儿还没有露面，这愈来愈让人感到不愉快。她并不担心有什么意外事故，而是担心被大家认为是迟到了的大卫突然出现在房间里，他为他的缺席而道歉：那都是难缠的法官和伦敦拥挤的交通造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除了希望大家原谅他以外，根本就没有道歉的意思。

他会得到朋友们、家人和邻居们的原谅，他们聚集到一起庆祝他的生日，但更主要的是来看看他温布尔顿的房子。这幢三层楼的房子经过一年的整修翻新，花了几千英镑后，现在又是他们的房子了。其实这是他的房子：虽然他和维多利亚结婚已经 15 年了，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他本身又是个律师，但他却忽略了以两个人的名字共同买下这幢房子。

此外，他们的客人被及时地告知，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庆贺。

维多利亚听到外面来了更多的人。她的女佣康苏拉站在前门，接过刚进门的客人的大衣，告诉他们客厅的位置。六位客人

一起到达，在门厅里挤成一团。挤在门厅里的还有两个端着托盘的女侍者，托盘里放着涂了橘子酱的热香肠。维多利亚对这道菜缺乏信心，但是潘达向她保证，这道菜肯定会受欢迎的，而客人们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似乎证明了潘达的保证。

实际上，维多利亚觉得潘达有点吓人，可是学校里一个学生的母亲极力向她推荐潘达，而她看上去确实像是干这一行的——稍稍有些胖，年近 40，总是穿一件男式的蓝白条纹的衬衫，一条长及小腿的深蓝色裤子，一双蓝色的平底浅口无带皮鞋，一条镀金链子横穿过鞋面，维多利亚觉得好几年以前就不生产这种鞋子了。潘达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她通常只为伦敦市中心的聚会举办宴席，不过现在是淡季，在这种情况下，她会冒险到泰晤士河南面来。当然，在她们第一次见面时，潘达在几秒钟内就摸透了维多利亚的底细。她猜，维多利亚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包办宴席的人，于是轻而易举地说服维多利亚用香槟酒代替白葡萄酒，继而又对维多利亚关于餐巾的要求报以傲慢的微笑，然后向她保证会提供纸餐巾。

大卫坚持认为，来参加聚会的都是有影响的人，资深大律师，关系密切的朋友，还有来自这条街上他们这一边的，住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半独立式房子里的邻居，而更多的邻居则是来自住在马路对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房子里的。这种双门面的房子占地面积更大，有地下室、四间会客室和不靠街面的停车位，有早先召唤仆人的铃铛。这样的房子在当地房地产代理商有时间将售房细节——“宽敞的、适宜的家庭住宅，保留了许多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位于温布尔顿村的中心地带，易于到达伦敦，有选择优秀的私立学校的机会。”——打印出来以前就能卖掉。维多利亚用来招待客人的聚会食物——熏三文鱼酱烤面包片、法式小馅饼、饼干条、奶酪球、花生米，或者任何容易掉渣的糕点是不能拿来招待住在那种大房子的高级人物的。

维多利亚看到她的妹妹和妹夫正在门厅那里徘徊，于是快步朝他们走过去。在一大群熟人里看到他们熟悉的面孔，这让她感到很欣慰。

“一瓶红酒。”汤姆把一个塑料袋塞到她的手里。

烹调用的酒，毋庸置疑。维多利亚想，明天记着把这瓶酒给康苏拉。不过她还是非常感激他们能来，她知道汤姆很讨厌鸡尾酒会。“你们真的不用带任何东西来，”她说。

“在你们发问之前，我先告诉你们，他还没有回来。”

汤姆抬起了眉毛，刚要回应，克莱拉插了进来：“别管我们。你去招待你们真正的客人。”她像往常一样冷静而自信地说着。像汤姆那样，克莱拉从来就不是个聚会狂，她最乐意将时间花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研究那些晦涩的法律论点，因此维多利亚很惊讶、也很感动地发现克莱拉对自己的外表确实花了一番心思：一身黑色的针织连衣裙。

这是她所有的衣服里最紧身的一件，时髦的女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在半正式场合穿的衣服，她们不会考虑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去参加晚间的酒宴。虽然克莱拉穿上了黑色的圆口皮鞋，不透明的黑色长统袜，还有她那笨拙的串珠首饰和厚厚的眼镜片，不知怎么搞的，这样一来只是强化了她的过时。尽管克莱拉比维多利亚年轻4岁，但很容易被错当成是姐姐。她对化妆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这就突显出了她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和温柔的蓝眼睛。浓密的金棕色长发遮住了她的脸庞，一直垂到肩头。

汤姆的眼睛已经盯上了刚从厨房里端出来的小块多层鸡肉三明治。作为一家人，汤姆认为他应该免去所有的着装准则。早些时候他向克莱拉抱怨，这是星期五晚上，几乎别指望那些为了生活而需要工作的人能有时去换衣服。牛仔裤和斜纹粗棉布夹克是他标志性的工作服。他相信，对伦敦南部住宅区的穷人来讲，他的这套行头使他看上去少了一些官气，多了一份亲近。他是被



派到那里担任专职的社会工作者。

在门厅里，维多利亚认出了住在隔壁的博尔顿夫妇，而且注意到他们是空着手来的，这一点都不让她感到惊讶。博尔顿少校是建筑协会建筑遗产温布尔顿分部的忠实成员。在这幢房子翻新修复期间，他提出的有关年代细节的一连串建议使他变得非常招人讨厌。最让人讨厌的是，他自己那幢日趋衰败的房子里塞满了过时的旧家具和破烂不堪的印花棉布，整幢房子几乎是用漆布和紫红色的浮雕墙纸包裹在一起的。博尔顿夫妇已经挤到前面，现在客厅的门口形成了一个瓶颈，他们停下来，呆呆地看着重新油漆过的门楣。博尔顿少校旁若无人地说着：“外观还不错。原先19世纪的颜色。是我帮助他们查到这个颜色的。威尔士的朋友调配的，天然染料……”

所有的修复都是原汁原味的，或者至少是有根据的，与房子的年代和谐一致。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计划这项工作，确切地讲是10年。10年的时间使他们从原先买房子的影响下恢复了过来。那次买房子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因为当时他们位于克拉汉姆的公寓陷在了房地产市场里，但是大卫买房的决心已定，他们被迫向银行借了过渡性贷款。80年代后期，他们本来对买房已经不抱希望，结果在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崩溃时，他们非常满意地买到了这幢房子。当时房屋互助协会急于出售这幢房子，而大卫正想要买房。

从看房到搬进去只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幸运的是，被收回房子的房主在强制离开之前，没有把沙丁鱼扔到暖气片下面，再打开暖气。他们没有那么做。后来维多利亚从博尔顿太太那里了解到，他们是相当好的一对夫妇。男人是商人，太太没有工作，当他丢掉工作时，真是羞愧难当。不过博尔顿太太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6个月以后那位妻子写信来说他们要离婚了，博尔顿太太真是感到非常不安。

大卫第一次获得了一大笔奖金后，她和大卫搬进一处公寓，那房子就像拉斯维加斯旅馆客房的破旧版本，聚光灯和绸缎效果的墙纸，斑痕点点的地毯和立在地毯上的白色皮制沙发。客房的卫生间里一堵墙上镶嵌着一面大镜子，镜子下是一个雅库兹气流浴缸，其余的三堵墙从上到下铺满了黑色的大理石。地毯是白色的，你需要用一把特殊的塑料耙子那样的东西来梳理它。除了手工雕刻的乡村式栎木厨房以外，一切都非常摩登。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摆弄着各式各样的新玩意儿，比如电动窗帘、嵌入式电视和铺设在花园小径两旁的蓝色凹陷地灯，倒也很有趣。

大卫先厌倦了这套公寓。两年以后，他开始接大案子，挣到了大钱，并且应邀到法官和皇室法律顾问家里做客。那都是一些具有英国传统风格的房子。他回到家时总是忿忿不平、灰心丧气的。如果他们拜访的那家房子特别豪华的话，他还会感到羞愧。当门铃奏出“漫不经心的悄悄话”的音乐声时，他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想拥有一幢像其他人那样的房子，以及听到与那房子相匹配的所有溢美之词。沙发、餐具室、盥洗室、酒窖和框格窗。特别是框格窗。哦，他还想要一所乡间宅第。

大卫想要一所乡村住宅，一个在政府公房里长大成人的男孩子最想得到的就是这个了。



维多利亚站在客厅门口，估计大部分客人已经到了。客厅里大约有 40 人左右，少数上了年纪的人认为一个聚会最好的部分应该会在厨房里找到，他们在门厅里站着，那是因为潘达把他们从厨房里赶了出来。在三月寒冷的夜晚，抽烟的人很勇敢地站在



花园里。透过打开的法式玻璃门，维多利亚看到她最小的妹妹安妮和她的丈夫站在新近铺设的石灰石平台上。安妮正在抽烟，看上去像是手卷的香烟。维多利亚只是希望裹在烟卷里的东西是合法的，因为有那么多的大律师在场。夜幕降临，安妮和雨果看上去一如既往，他们两个人在快乐地聊着天。

维多利亚的目光扫视着客厅，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都在与人交谈，有没有人受到冷落。

她的客人们已经按照共同的话题分成几个小组。博尔顿少校此刻正在就维多利亚家排水管坍塌，导致鼠害成灾的危险性向邻居们大发议论。远处的角落里，大律师们聚集在一起交流他们的故事，诸如无能的初级律师、打瞌睡的法官、他们委托人未必确实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等等。站在客厅中央的是孩子同学的母亲们。维多利亚的儿子亚历克斯上的是温布尔顿最与众不同的预备学校，照维多利亚看来与众不同只是意味着昂贵，而她的女儿埃米莉最近也登记入读那所学校的幼儿班。当她和这些女人们在学校大门外挤成一堆时，她们闲扯着学校里的流言蜚语，她们都在等着把孩子、体育用具和乐器一起塞进客货两用轿车或四轮驱动汽车里。今天晚上她们在聊学校流行的时髦休闲装——银色的滑雪衫和阿玛尼牌牛仔裤。围在她们外面一圈的是她们的丈夫，起早贪黑地在伦敦的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度过了一星期之后，他们都面带倦容，他们说着笑话，高声大笑。维多利亚在他们中间移动着，她穿一袭式样简洁的樱桃色丝绸连衣裙，淡黄色的头发高高盘起。不经意中，维多利亚的装束为一屋子单调的黑色礼服增添了一丝迷人的色彩。

有几位勇敢的人从他们自己的小组抽身而出，与其他小组的人交谈起来。维多利亚看见大卫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的主管理查德·希伯特爵士正慢慢但坚定地她的妹夫汤姆那里退出来向花园走去，她缓步穿过房间。“汤姆，这里有一些人我必须介绍

给你。”

她抓住汤姆的胳膊，把他引向一群较年轻的男士。“他们和大卫一样是大律师，只是刚刚开始，参与了许多刑事诉讼工作。我知道他们会很喜欢听听你的观点，你是对这些问题真正具有经验的人。”

“唉，有时候他们完全是中产阶级的观点。”

“一点没错。”她把他推到三个时髦潇洒的年轻人跟前。他们正在横扫一盘烟熏三文鱼和开胃奶酪面包，端盘子的年轻法国女侍者穿着一件极其紧身的白衬衫和与之相匹配的非常短的黑裙子，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太糟糕了，维多利亚想，应该有人和汤姆聊聊天，但现在到了他们享用晚餐的时候了。

“你们一定要见见汤姆，”她说。“他在南海德住宅区工作。”

“那个藏垢纳污的地区？”一个人问，稍稍有点儿兴趣，尽管更有意思的伙伴走开了。



汤姆开始满怀激情地解释为什么这个地区出现的负面新闻会比去年更多。维多利亚以前就已经听到过这些话了，她走开去迎接新来的客人。然后她得察看一下逛到外面去的客人，并且迎一迎大卫。现在是7点15分，聚会安排在8点结束，这样一来，大卫只有最后的半个小时。还好，她看到没有新来的人进入快要人满为患的客厅。

11年以前，当他们买下这幢房子的时候，房子里没有客厅，不过有一间休息室。不久以后大卫开始称休息室为客厅——让维多利亚去面对她的家人的嘲笑和指责他们企图与权贵交往的非议——当大卫和她的家人都在场，维多利亚不得不提到那间屋子



时，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她会含糊不清地称它为起居室。

这间客厅占据了底楼一半的面积，从房子的前面伸展到后面，这样一来客厅具有了很重要的两个朝向。维多利亚监督了房间的翻新修复，直至尽善尽美：每一块门楣，每一根嵌条花边，都经过了彻底的修理、油漆和安装。她创造了一间英国传统风格的客厅，这让博尔顿少校很高兴。修建客厅的费用来自一桩特别可怕的谋杀案，大卫担任此案的检察官。真是走运，三个星期以后，发现一位陪审员与谋杀案小组的一个侦探有染，他们不得不放弃审判，重新开始。维多利亚用这三个星期的额外津贴购买了挂在壁炉上方的镀金镜子、小地毯、台灯，以及支付壁炉两边安装和油漆白色书架的那个年轻人的费用。为此大卫陷入了一种可怕的状态中——不是谋杀案，而是有关房间装饰的——向维多利亚盘问每一项支出。

不过，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维多利亚开始明白了，安抚他比与他争吵要更容易些。

她走遍了伦敦的拍卖行——商店里的东西太贵了——用车运回红木侧桌、银质盒子、装饰品和油画，在大卫看来这些油画只是还可以接受的高级仿制品而已。为了这个生日聚会，维多利亚把沙发和两把安妮女王时代的扶手椅推到了后面去。推到后面的还有一张乔治四世时代的牌桌，牌桌上精心放置着微型首饰盒、精致的瓷器狗——长毛垂耳狗、北美拉布拉多狗、塞特种猎狗，还有沉甸甸的银质像框，数不清的孩子们的照片围绕在大卫和维多利亚在婚礼日从教堂走出来的照片周围——这是最后一张表现大卫和维多利亚互相敬慕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的照片。

维多利亚穿过客厅时，听到了一些谈话的片断：房价和停车许可证，学校冬季制服目录单和家庭作业。所有这些话题都被说得热火朝天，但却没有一点激情，只有倒香槟酒和送上食物才能打断他们。小巧玲珑的咖喱角在聚会刚开始时就奉上了，现在

又端出来第二批。维多利亚开始发慌了。潘达很快就会送出其余的食物：比萨饼和那些可怕的螃蟹蛋糕。天哪，他们越来越接近食物完全上齐的那个时刻！

她必须打电话给大卫，要他快来，客人们很快就要走了——有些人已经预定了晚餐。只要有一个人离开，大批的人就会跟着离去，只有招人讨厌的和爱占便宜的人会留下来。

大卫将见不到他的客人，更不必说有时间去发表他的宝贵的演讲了。

她穿过门厅，走进放着电话的小书房时，康苏拉打开了前门。大卫？该死，不是。两个穿着严肃的黑色套装的年轻女子。维多利亚认出是大卫律师事务所的基蒂·斯坦丁。他不是已经邀请了很多的同事吗？

“基蒂？你好吗？很高兴你能来。”

“维多利亚，嗨！”

基蒂上下打量着维多利亚，皮笑肉不笑的，看见一托盘的香槟酒，这才快活起来。基蒂·斯坦丁几乎算不上是伦敦最有才干的律师，不过她用野心和不可摧毁的自信心弥补了智能上的不足。她转向站在她身边的陌生人。“这是阿拉贝拉·克里夫利-琼斯。新近加入的。在我们那里实习了一段时间后，刚得到了一个位置。”

阿拉贝拉，高高的个子，亚麻色的头发，自信地微笑着，伸出了手。“大家都叫我贝拉。谢谢你邀请我，斯特拉福德太太。这是莫大的荣幸。”

维多利亚还没来得及回应，楼上传来了一阵尖利的哭声，这声音很快就演变成了号啕大哭。“我的女儿。请原谅。”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吗？”阿拉贝拉问，不等得到回答就跟着维多利亚上楼去了，丢下基蒂一个人抓了一杯香槟酒，好奇地打量着门厅。



“对不起，这么高的楼梯，”维多利亚说，当她们爬到顶楼时。她们发现埃米莉躺在地上，她从床上滚了下来，没有伤着，但是这并不能使她停止更响亮的号哭。

“得了，没事儿的，”维多利亚哄着，把她的女儿放回到床上。

“不，我病了，”埃米莉抗议。她的脸上显出很痛苦的表情，大大的蓝眼睛藏在淡黄色的短发里。

“嗨，埃米莉！”阿拉贝拉惊讶地大叫起来。“多了不起的卧室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希望有一间这样的卧室。你几岁啦？”

埃米莉停止了哭泣。“4岁。”

“4岁！哇，真是一个大姑娘了！这个动物墙纸是你挑的吗？”

“是的。墙上的画是安妮姨妈画的。这是一个动物园。”

阿拉贝拉惊讶地看着墙上的动物园壁画，漂亮的墙纸和协调的窗帘。维多利亚知道，是自己宠坏了女儿——只有这间屋子超过了她精心计划的预算——不过，后来那桩足球队经理醉酒和目无法纪的案子，使得超过预算的那部分费用就此解决了。阿拉贝拉在埃米莉的雪橇造型的床上坐下来，维多利亚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十几个玩具，把它们堆到床上。

注意到维多利亚心不在焉的神色，阿拉贝拉转向埃米莉，“听着，也许你能帮帮我，”她说。“我已经工作了一整天，真的很烦了。不过这里有什么事情肯定会让我高兴起来的……”

“什么呀？”埃米莉问。

“一个故事。但不是老故事，是在你那些书里的一个你觉得很棒的故事，还得是个很好玩儿的故事。”

埃米莉的注意力被她吸引过去了。埃米莉朝她的书架看去，边想边说出了声。北极熊的故事，还是老鼠的故事，要么是一个女孩儿的故事，她是真的公主，但没有人相信她？



“公主，就是她，”阿拉贝拉坚定地说。

“你真的要听故事吗？”维多利亚喃喃地说。“这可完全不像参加聚会。”

“真的。我们要读一个故事，然后埃米莉就可以去睡觉，想一想明天给她的妈咪讲哪一个故事。”

维多利亚一阵感激，飞快地思索着：“她在楼上会更开心。”她朝门口退去。“我会送些香槟酒上来。”

“你可以让别人送上来。我没事儿的……”

维多利亚疾速地跑下楼，气喘吁吁地跑到门厅，正好看到大卫大步从前门走进来。“亲爱的！天哪，真对不起！不该让你为我这么忙！我真是很可恶！”他夸张地亲了亲她的两颊。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昂贵的剃须膏的味道，还有一丝威士忌酒的气味。在维多利亚认识的仅有的几个男人中，他是个一天工作结束时晚上看上去比早上还要精神的人。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疲惫的皱纹，衣服上没有一点皱褶和污渍：他那身塞瓦尔罗牌黑色西服套装和翻边袖口的白衬衫看上去就像12个小时以前刚熨好的一样。他脸上些微的阴影使他浅黑色的英俊的脸庞更为生动。6英尺2英寸高，完美的体态，浓密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了高高的前额。大卫不仅仅阻挡了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还掌握了岁月，战胜了岁月。

康苏拉跟在他的后面，接过他手中的大律师黑色公文箱。她对她微笑着，“康苏拉，你看上去真可爱。非常感谢你帮了这么多的忙。我知道，没有你的帮忙，维多利亚是应付不了的。”

康苏拉是维多利亚雇佣的令人费解的西班牙清洁工人，难得



笑一下。每星期一和星期五上午9点到11点这段时间里，她在这所房子里静悄悄地忙碌时，她脸上的一贯表情实际上是极度的焦虑。然而，现在她冲着大卫卖弄风情地微笑着，把她的头俯向大卫，维多利亚可以把这个姿势看作是一种适度的调情。

一个年轻的女侍者端着一个托盘慢慢地走过来。

“香槟？正好是医嘱。非常感谢。”他拿起一杯酒——是她的幻觉，还是他的手蹭到了女侍者的手？——然后大步走过门厅，维多利亚试图保持在他后面三步远的距离。当他走进客厅时，每个人似乎都意识到他的到来，维多利亚几乎可以感觉到客厅里存在的某种共同的致敬，好像终于等到了长时间等待的客人。

大卫立即走入他的客人中，热情地问候着每个人，设法准确地想起他们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最关注的事情。他和男士们谈论的是伦敦和美国的金融业务。对女士们，他为她们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不付薪水只管吃住的家务女工而表示同情。他与理查德·希伯特爵士详细讨论今年可以买的最好的红葡萄酒。他又向克莱拉阐述，他认为增加大学讲师工资是绝对必要的。每个人都受到了他的充分关注，得到了他的欣喜若狂的赞同，占用了他大约三分半钟的时间，然后他叹息道，他非常乐意整晚上都和他们交谈，但是礼貌要求他照顾到其他的客人。这时候快到8点了，可是大卫的到来把客人脑子里要离开的念头都打消了。

维多利亚突然觉得很疲倦。现在，他在这里了，她至少可以放松一下了。他能主持一会儿交谈和介绍，而且他精于此道，因为他天生喜欢聚会，再加上很容易就有的自信心。

她觉得她永远不会向往聚会的。哦，她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她会小心地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和职业，甚至再加上他们孩子的名字，她决不会对聚会的事完全撒手不管，她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过得快活。环视着挤满了人的客厅，突然她有一个相当吓人的念头，那就是当人们都回家后，她自己再次占据这幢房